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繪圖第一奇女

第十九回 北闕獻俘金繒拜賜 西陲告警墨經從戎

且說高公接得回書，知道家中平安，倒也放心。就知那耶律通甚是凶勇，他那五色神石乃異人傳授，念動咒語，打將出來，一變十，十變百，又變千，又變萬，無數的石子亂打敵人。交戰畢念咒收回，依然還是一塊。五六年中，高公與他戰過一二十次，所仗的就是這個妖法。高公所仗者，隨機應變，知己知彼，當進則進，當退則退，再不失機損銳。那耶律通料不能取勝，遂收兵在黑河北岸安營屯兵，意欲看機而動。高公猜透其意，也在南岸安下連營，當住要路。如此相持日久，不見輸贏。此時鄭安寧已是一十七歲，長的七尺，虎背熊腰，學了一身的武藝，膽壯心雄，甚有謀略。高公愛如己子，遇有疑難軍情，往往與他密地商議。此時番兵不進不退，不能取勝，高公憂國憂民，十分焦灼。安寧獻了一條苦肉計，將關內監中應斬的死囚揀了一個與高公面貌相仿的，暗暗的殺了，高公借個事由將安寧重打了一頓，命他帶著人頭，黃昏渡過黑河，至番營獻首級投降。那耶律通見他身帶重傷，又見人頭果似高公，北人性直，信以為真，欣然收納。安寧遂獻計道：「如今主將已亡，我是夤夜行刺，眾將尚在睡夢，趁此劫營保全勝，取雁門關易如反掌。番王並不疑心，十分歡喜，貪功心勝，親帶番兵番將，命安寧在前引路，悄悄渡過河來。一聲吶喊，殺人大營。耶律通當先率眾闖轅門，只聽咕咚一聲，如山崩地震，番將番兵俱掉在陷坑之內。號炮連天，伏兵四起，把耶律通生擒活捉，搭上坑來。先從腰中掏出那塊五色神石，丟在河內。

高公收兵安營，命人傳諭北安王，如不投降，先殺耶律通與所擒番將，然後進兵北伐，誓必掃穴犁庭。北安王心疼愛弟，情願投降，多獻金寶，只求耶律通與眾將回國。高公應許投降，放回眾將，就只少不放耶律通回國，留下此人作了當頭，押著耶律通與貢禮上京報捷。本內帶了一道條陳，奏聞神宗，請將耶律通封為虛職，以禮相待，嚴加防守，留京為質，則北安王不敢復生異志矣。宋天子覽本，龍心大悅，遂將番王宣上金殿，安慰了一回，封為歸化公，賜府居住，高牆深院，不通外路，委用一個廢指揮為行監使者，命其行看坐守，冠帶宴飲，俱候侯禮相待。隨徵眾將兵丁，俱各按功升賞。高廷贊已是王爵，無可加封，將鎮國王上加了「忠勇」二字，欽賜蟒袍玉帶，大升三級。次日，太和殿設宴慶賀太平。

朝事已畢群臣散，簾捲金鉤駕轉宮。聞貴妃與蘇國母，同在朝陽把聖主迎。禮畢平身爺賜坐，國母含春叫主公：「皇爺日夜勤國政，時常龍意不安寧。今日我主回宮轉，喜見天顏帶笑容。想必是那州府縣出賢孝，國泰民安五穀豐。」天子說：「朕所憂勞因塞北，連年不繼動刀兵。多虧忠勇高廷贊，為國為民苦盡心。智擒番王平化外，從此江山得太平。免的黎民遭塗炭，去朕心頭患一宗。國母、聞妃齊拜賀，「慶我主鴻福齊天國運隆」。

二位娘娘一口音說道：「恭喜我主，鴻福齊天，此乃聖主盛德神威所及，方感得臣下用命。今日番邦歸化，自此永保安康，妃等不勝慶幸。」天子說：「此乃祖宗德化所及，所經文忠武勇，萬民歸附。朕承先皇餘惠，雖登大寶，兢兢業業，恪守遺規，尚恐失德，有何德能，敢勞皇后、賢妃之賀？」說著一伸龍腕，攙扶起來。蘇國母、聞妃起身謝恩。

國母歸坐，復又問道：「但不知隨徵將弁，我主何以施恩？」天子說：「俱召回朝，論功贈賞，惟高廷贊加賜『忠勇』二字，外賜金緞褒獎其功，尚未召還。朕意北番新降，其心未定，留他在彼多鎮幾年，再委一人實授其職，那時召他還朝，共享太平。」國母道：「前日順天侯楊石翰的夫人進宮叩節，

小妃詢及家中事，提起他妹丈鎮國王。年紀已經四旬外，膝前尚未有兒郎。只有一女在無佞府，繼妻與妾在漁陽。昔雖有子早失去，這而今妻南夫北兩分張。妾聞此言心不忍，憐念他忘家為國是忠良。王道本乎人情哩，小妃斗膽奏吾皇。高廷贊離家已是七八載，一定是盼望歸期兩卦腸。何況膝下又無子，看看半百鬢將霜。番寇已降邊庭靜，乞我主召回鎮國王。使他骨肉重完聚，誕育兒孫接書香。若使忠良絕了後，怕的是後世朝臣心內涼。」國母之言還未盡，龍心大悅喜洋洋。「梓童之言朕准奏，且待來年春暖召回鄉。」國母、聞妃將恩謝，不多時排上御宴飲瓊漿。筵宴已畢還共話，深宮坐對夜未央。明君賢後憐臣子，這其間怎把賊臣佞關防。

且說老公頭兒寧佐，見帝後歸寢，遂把方才所聞之言，悄悄寫要紙上，打發一個心腹小內監名叫勾子通，叫開禁門，只說娘娘要什麼東西，看門的內監並不疑心，放他出去，只囑咐快快回來。勾子通到了相府，交了密折，呂國材與了他五兩銀子，打發他回去。坐在燈下，打開密書，從頭觀看。

呂國材看罷不由心內惱，雙眉緊皺氣長吁。腹中暗叫：「高廷贊，鴻福運旺了不的。我出那樣難題目，你竟偏能作好詩。我只說，將你送入虎口內，借劍殺人正中機。不料狂賊謀略廣，單槍匹馬破夷狄。越發邀得君王寵，樹大根深怎動移。來年若是召回國，陣陣烈烈更威儀。那其間合朝文武誰不敬，生生氣破我肚皮。怎得良謀將他害，除非是暗算無常死不知。倘若不密他知曉，狂賊怎肯把我依。」忽然想起無佞府，有最難惹的老東西。「隆太君是他親岳母，豈不心疼護女婿？搜根尋底把仇家找，一朝事露怎相敵？他當年馬踏西涼數百戰，殺的那回將回兵膽盡虛。大破五鬼凶魔陣，逼死妖人海紫芝。全仗著老主御賜的龍頭拐，轄管那滿朝文武共群黎。老獸物最愛出頭把閒事管，善與他人辯曲直。他也曾替人伸冤上金殿，直叩龍樓奏主知。他也曾叩關重翻人命案，扳倒了多少親王與貴戚。何況是他親女婿，更要出頭來護持。」奸相越想心越窄，急的他熱血如珠往下滴。千般盤算無主意，少不少的耐性安心且待時。恰遇著天壽星官該有難，准折他數年榮華換子息。隆太君年過八旬身衰朽，這幾日精神短少費支持。飲食少進懶懶睡，順天侯李氏夫人心內急。

楊公夫婦與夢鸞小姐見太君欠安，俱各心中害怕，連忙請醫診脈，開方服藥，不甚見效。大家守在旁邊，小心伺候。只見老太太沉睡了一回，忽然睜開二目，叫聲：「石翰。」楊爺連忙答應：「孩兒在此，母親有何吩咐？」

老太君，未曾啟齒先歎氣：「吾兒、媳婦你聽真。老身只覺多沉重，延醫服藥枉勞神。為娘已覺登上壽，恩封一品太夫人。榮華享盡人間福，賢良媳婦孝兒孫。縱然死去無遺恨，就只有一事牽連怙在心。夢鸞今已十六歲，須知女大必當婚。他父邊庭未回轉，家中又是繼母親。你我是他親骨肉，除了咱們有甚人？你妹夫臨行曾托付，少不得終始周全你費心。我只說來春去接這公子，且在此處倒插門。老身看著也歡喜，留在咱家住幾春。不料忽然身染病，有朝無夕命難存。只怕活不到明春去，你可急急快遣人，迎接姑爺將京上，好令他小夫妻一對配良姻。看著女婿才與貌，老身就死也甘心。」太君之言還未盡，楊老爺控背連連說謹遵。

順天侯與李夫人一齊說道：「母親只管放心，好好將養身體，孩兒就此遣人，著他水陸行程，急去快來，不過兩三個月即就到來。太太好生保養天年，等甥婿到來，好看他小夫妻成禮。」老太君點頭，復又睡去。

當下楊公來至前邊，親筆寫了書信，喚了得力的家丁，給了盤費，囑咐了一番，急急打發，立刻起身，兼程前進。

奉命的家丁急忙去，出京連夜下江南。風雨不歇朝前走，來至淮邊僱上船。去了只有十數日，老太太比從首疾病添。只為心疼外孫女，實指把他終身大事完。飲食強進加保養，病中只盼早回還。豈知福壽今朝滿，魔女星官該上天。到了四月十八日，丑時三刻噯啣慟，哭壞佳人高夢鸞。楊老爺哭的多時去見駕，神宗天子降皇宣。欽命東宮皇太子，率著合朝文武官，無佞府中排御祭，旌表追封隆氏賢。大庭居中停壽器，錦帳綾幃畫棺。棚中陳設諸般事，掛孝人多雪一般。開喪破孝會親友，迎七點主把經念。擇定良辰就發引，連那些非親非友也弔唁。百官奉旨來送殯，車馬如流人似山。眾軍民扶老攜幼來觀看，人人羨慕贊高年。少年時節如男子，銀槍匹馬掃狼煙。富貴榮華享上壽，凌煙閣上把名傳。死後風光誰能及，一世為人不枉然。可敬他平生愛管不平事，替人家忘生捨死去伸冤。雖然壽享八旬外，老佛爺何不叫他多活上幾年。旁觀都是憐惜話，更有一人甚喜歡。

此人是誰？就是那奸相呂國材。楊府死了一位老太太，不亞如去了他眼疔肉刺，心中舒暢了許多。暗暗打算道：「這老婆子一死，吾無憂矣！且住，楊石翰也不是好惹的，他二人乃郎舅至親，也是高某一個幫手，怎先去此人手方好。」自此每日思量，不得

其計。

這日正在書房思想，只見大管家呂用忙走來，打千兒回話：「稟爺，今有兵部員外尹老爺到來，說有緊急軍情求見老爺。」呂相吩咐有請。不多時，尹員外走進書房，見禮獻茶，不必細表。這件軍情原來是因西夏回王忽然造反，冷不防兵搶潼關，總兵未嘗抵備，倉卒臨敵，大敗陣亡。多虧副將、兵丁捨死守住城池。差飛報來京告急求救。當下呂相見此，不敢怠慢，打發尹員外去了，遂即吩咐打轎上朝。

呂國材坐在轎中心暗想：「人願天從機會逢。正要除卻楊石翰，就有潼關這事情。我今入朝去見主，萬歲爺必然命我設調停。我何不如此這般回聖諭，大料皇爺一定從。先把鎮國牙爪去，再施妙計想牢籠。」一路打算朝前走，大轎八抬快似風。午門以外下了轎，知會黃門奏主公。天子偏殿正觀本，聞奏軍情龍意驚。吩咐速宣呂丞相，隨旨的奸臣往裡行。進殿叩頭恭聖駕，細奏潼關造反情。奏罷取出告急本，俯伏金階雙手擎。太監接來朝上走，放在龍書御案中。神宗爺吩咐平身命賜坐，遂把那本章從頭看分明。

天子觀本已畢，向呂國材說道：「是先皇在位，回國王屢次入寇，自楊家父子婆媳大破妖人成功之後，於今五十餘年，進貢稱臣，不敢仰視天朝。今忽造反，想因年深日久，銳氣養成，故而復生異志。卿可酌量一人，上西涼興師問罪。」奸相連忙離坐拜倒，口呼萬歲：「若要平定西涼，非楊家父子不可。一則昔日英名在彼；二則石翰久經歷練，二子明器、明珍少年英雄，俱係將材，再者楊府的夫人、小姐能征慣戰，善解妖法。若命順大侯掛印為帥，帶着徵西，一定馬到成功，以安聖意。微臣愚意如此，乞吾主聖裁。」神宗道：「卿之所議雖符朕意，但隆夫人新亡，楊石翰尚在制中，朕心有所不忍。」呂相道：「這固吾皇盛德之心，憐念臣下，但為人臣者忠孝豈能兩全？楊石翰素明大節，陛下召來面諭，斷不能以母子之私恩違君臣之大義。文臣尚且奪情留任，何況潼關要地乃國家大患，江山要緊。吾皇欽命，楊石翰必奉詔。」天子道：「卿可謂知人矣。」遂降旨將順天侯宣來，面諭一番，封為平西大元帥，攜着徵西，協力鎮潼。救兵如救火，欽限緊急，八月初六黃道興師。

楊老爺含淚磕頭將恩謝，辭駕出朝回府中。叫過總管老楊義，急忙吩咐不消停。預備人夫與轎馬，帶着徵西好起程。管家奉命忙打點，楊公回轉後堂中。夫人已知徵西事，同著那夢鸞小姐把老爺迎。大家見他同歸坐，楊公未語歎連聲。「我只說閉門茹素守母制，少盡人間為子情。不料回賊身造反，少不得替主分憂去盡忠。」夫人說：「甥女之亭怎麼好？寇姑爺不久就來京。」老爺說：「回寇猖獗欽限緊，為主江山豈敢停？」夫人說：「要不然先帶明珍去，妾與明器暫留停。等候甥婿來京日，良辰挑選早乘龍。送他們小兩口兒回南去，妾身然後再登程。合家都往西涼去，也須得留下一人看門庭。」老爺說：「楊義夫妻年將邁，歷練忠直又老誠。留他在京看守府，等完了甥女的佳期你再行。」夫妻正自來商議，只見那報事的梅香稟事情。